

基于关联理论的言语幽默模糊性解析

薛镇东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幽默是发话者心理的一种外现。言语幽默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模糊性。本文基于认知语用视角下的关联理论, 探讨交际双方如何在明示与模糊的对立关系中完成交际意图的传递与解读, 并对言语幽默的模糊性作出深入阐释。

关键词: 关联理论; 言语幽默; 模糊性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幽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交际行为, 可以通过特定语言和文化符号来表达。根据幽默的表达手段, 幽默可分为言语幽默和非言语幽默。在言谈交际过程中, 幽默发话者使用不协调的模糊话语, 故意违背交际双方的预期, 无视现实状况, 从而引发幽默。当幽默受话者意识到这种不协调时, 就会反思这种不协调的合理性, 改变原来的心理预期, 顺应情境寻找和谐。通过这种认知上的重构, 幽默意图被正确解读, 从而产生强烈的效果。

阐释幽默最经典的理论是优越论、释放论和乖讹论。它们认为, 幽默包含双方的交际期待中断、落空和随后的顿悟。这些理论都是对幽默心理机制的分析。还有一些理论, 如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和其他认知理论等, 依据它们, 可以对幽默在言语交际中的实际使用作出解释。但不得不说, 无论是关于幽默心理机制的研究, 还是幽默在言语交际中使用的研究, 两者都没有对言语幽默的模糊性作出清晰的解释。所以, 本文基于关联理论, 对言语幽默的模糊性这一主要特征进行深入阐释。

1 关联理论与言语幽默的模糊性

关联理论是由 D. Sperber 和 D. Wilson 提出的, 它“从认知角度为探讨语言形式与语用理解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尤宇 2018: 217)。关联理论包括两大关联原则。关联的第一原则是认知原则: 人类的认知具有寻求最大关联性的特点; 关联的第二原则是交际原则: 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被假定为其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Sperber, Wilson 1995: 260)也就是说, 关联理论认为, 言语交际是以关联性为原则的认知活动, 这种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明示—推理过程。发话者首先将自己的意图表述出来, 然后听话者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以及语境假设, 推断出发话者的交际意图。在一般情况下, 听话者付出行之有效的努力之后, 就能够实现最佳关联, 从而理解发话者的意图。在日常交谈中, 人们总是希望能通过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也就是最大关联。但有时候, 听话者得到的明示信息与他的认知语境没有明显的关联, 此时, 听话者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重新处理发话者提供的信息, 以寻找最佳关联。(王荣荣 2018: 223—224)这是一个动态的认知交际过程。

这也就是说,并不是发话者的所有明示都是明确且直接的,交际双方有时候会使用一些隐含或模糊的语言表达来传递某种交际意图,这种隐含—推理的交际模式似乎是与明示—推理的一般交际模式相矛盾的。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Sperber 和 Wilson(1995)引入了另一个概念“释意”(interpretation)。根据关联理论,人们的话语都是对自己思想的描述(description)或是释意。描述性话语表达命题的真值条件;释意所说的内容和所希望表达的意思之间的相似之处,通常被称作“释意相似”(interpretive resemblance)。(Sperber, Wilson 1995: 229)为了能忠实地传达自己的交际意图,发话者话语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往往是释意相似的,通常他不会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精确严格的字面表述,而是使用比较隐含或模糊的语言。这种隐含或模糊的语言表达就是“释意性的”,而非“阐述性的”。人们受限于语境或者自己的认知局限,会故意不用或者无法使用精确而清晰的语言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所想,这时就会选择模糊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这种情况下,最佳关联的实现难度更大。

言语幽默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它的模糊性。毛荣贵说:“幽默必须包含两个相关且矛盾的因素,幽默表述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模糊的。”(毛荣贵 2005: 241)李源认为,幽默的基本特征是矛盾、夸张、避重就轻、文不对题和模糊。(李源 1992: 84—88)山口也说过:“笑话中的一个角色可以自由地违背会话原则,目的是制造出笑话所必需的模糊性。”(转引自陈春华 1999: 23)由此可知,模糊性已被一致认为是言语幽默的显著特征之一。

吴勇认为,思维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该过程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由、无序的,表现为对外界和自身的认知是无意识、不确定的。即使进行有意识的思维,虽然整体上它是明确的,但作为动态过程本身,它会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幽默的建构和理解都离不开交际者的模糊思维,尤其是接受者语用推理过程中的模糊思维。(吴勇 2006: 195—199)

当发话者在会话中利用语言的模糊性表达幽默时,为了强化交际效果,相应会弱化认知上的最大关联性,提升言语的最佳关联性,给受话者留有转换理解的模糊空间,以此激发受话者的想象力。言语幽默模糊的表达手段可以是语音手段、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等,它们可以给受话者留下特定的模糊地带,促使受话者对相应语言现象作特殊理解。这种模糊可能是发话者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

受话者在理解言语幽默时,觉察到对方模糊的言语表达,须首先运用自己的模糊思维去思考其中的隐含义,发掘不和谐话语的意义,同时,也相应地强化自己的认知努力,选择最佳关联,对发话者话语中的模糊地带进行有效分辨,从话语中推理出隐含的信息与交际意图。虽然理解模糊话语时要求受话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但收获的认知效果却更佳,所以依然可以达到认知努力与语境效果最佳平衡的状态,这种让自身认知协调一致的结果就会产生幽默效果。当然,个人的认知局限和努力程度都会影响幽默交际的成功与否,这也就是为什么同一幽默话语对于不同的受话者会引起不同的幽默效果的原因。

可见,无论话语是明示的,还是模糊的,其目的都是为实现特定的交际意图服务的。言语幽默就是发话者借助语言和交际语境的相互作用,借助对人的认知心理和文化因素的模糊顺应,来实现幽默言语表达的最佳关联,达到幽默的效果。

总之,运用关联理论分析言语幽默的模糊性时,借助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找到模糊言语间的最佳关联,是正确推理出发话者交际意图、体会言语幽默的关键。通过动态语境的信息补足和推理的调整作用,在推理中建立起最佳关联,从而在修正后的语境预设中使言语的幽默意义得到显现,这是一个发话者不断调动自己认知能量去寻求最佳关联的理解过程,也是双方交际认知互动的过程。

2 言语幽默的模糊手段和语用模糊

言语幽默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遵循关联原则，发话者却出于交际策略和语境效果的需要，故意采取模糊的表达手段；二是因实际交际中表达及意义映射的缺失而导致在发话者的认知中最大关联原则失效，从而产生的语用模糊。语用模糊即是指受话者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发话者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力的现象。（俞东明 1997：29）前一种情况被称之为积极模糊，后一种情况被称之为消极模糊。言语模糊并不影响言语交际行为的展开，而且由于其充分地刺激了交际双方的认知行为和对语境预设的调节，反而会促使受话者去积极寻找言语交际过程中话语的关联性，解读发话者的交际意图。

语用模糊是对受话者而言的。语用模糊不仅仅涉及由于语言的语音、语义和语法等因素导致的受话者对发话者交际意图理解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还涉及由于特定语境而导致的受话者对发话者交际意图理解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关联理论来看，受话者在理解模糊的言语表达时，必须首先运用自己的模糊思维去觉察发话者隐含的交际意图，然后找到言语间的最佳关联，再通过语境推理，对话语作相应的信息删除或增补，来优化自己的最佳关联。

言语幽默既是一种认知交际过程，同时也是交际双方利用积极模糊和消极模糊传递信息和交际意图的磋商过程。模糊语言具有极强的语用功能。在言语交际中，适时使用模糊语言能够有效地增加语言的幽默效果，使表达更加委婉、含蓄、有礼貌。

利用积极模糊来创造幽默，就是发话者利用语境，并结合自己的交际意图，使话语整体具有一种模糊性，从而达到幽默的效果。每一个言语幽默交际行为都应传递与其语境有着最佳关联的信息。语言信息模糊性的产生与消除也都由当时的语境所决定。同时，发话者意图与语境的最大关联性越弱，最佳关联性越强，言语的幽默效果也就越大。受话者能够迅速领悟幽默，正是因为发话者运用了最佳关联原则，受话者才能够通过语境对信息删除或增补等，在推理中建构起语境最佳关联，使话语意义得到显映。

受话者不自觉使用消极模糊来理解幽默，则体现了幽默交际行为具有可变性，也就是说，幽默交际行为存在着不可预测性。从关联理论来看，推理机制只能使交际成为可能，但却无法保证交际发展的方向，避免失败。因为言语幽默不是直接传递发话者的交际意图，交际意图从发话者认知域到受话者认知域的认知意义转化，需要有受话者的认知语境调整、话语意义显映及最大和最佳关联推理等一系列认知步骤来保障，其中任何一个步骤出现偏离，就会发生消极模糊，改变交际发展的方向。而受话者对幽默的领悟越快，发话者交际意图的传递效率就越快，幽默效果也就越大。

不成功的交际并不意味着整体交际的失败，任何交际过程中都会有期待中断和落空的可能，但这种期待中断和落空能够被交际双方不断努力优化的语境预设所弥补。当交际一方注意到交际遇到困难时，语境层面上，他就会赋予已经概念化了的意图信息以特定的信息结构，使语言信息具体化，重构话语本身的确切意义，利用自己认知语境的增大来减少、改变认知假设，以此来弥补这种认知中断，并在信息具体化和合理化过程中持续扩大幽默效果。在受话者认知域中，对受话者认知环境的调节起指导作用的是关联假设，这种关联能够显示出受话者各自对认知环境的调节，帮助受话者准确理解话语意义和发话者的交际意图。

因此，言语幽默中的积极模糊和消极模糊都是发话者交际意图传递的根本手段，也是认知过程中使幽默效果最大化必不可少的手段。

3 言语幽默受话者的认知心理机制

关联理论认为，人们对于言语理解的过程，事实上是受话者以感性思维为基础，在理性

层面上对言语进行认知推理的过程。言语幽默的受话者理解幽默话语时是遵循关联理论，因而他对幽默模糊言语的推理可以在其认知心理层面进行分析，即分析受话者如何打破最大关联的期待，付出额外的努力，在模糊言语中寻找相关信息之间的最佳关联，并最终理解言语幽默。

吴勇认为，“任何幽默都有模糊区域设置，根据 Shannon 的信息传递模式，幽默的信息传递过程可分为 6 个因素：信源、编码、信道、解码、信宿以及传递过程中的噪声。幽默的和谐与不和谐的交织和冲突正介于编码、解码及信道之间的区域，并用模糊语言隐含起来。该区域就是幽默的模糊区域”（吴勇 2006：196）。模糊区域就是幽默产生的核心区域，这是以现代阐释学中的“视阈融合”来解释幽默的产生。

正如前文所言，模糊语言通过各种模糊手段给受话者留有模糊区域，促使他去别解发话者的话语，即受话者在自己的模糊思维中强化自己的认知努力，选择最佳关联，对发话者话语中的模糊区域进行有效分辨，以便从话语中推理出隐含的信息与交际意图。

那么，言语幽默受话者为什么要在这个模糊区域进行话语推理？在认知心理层面上，受话者又是如何对模糊话语进行内在认知推理运作的？

受话者在幽默的模糊区域进行话语推理，是因为幽默的模糊言语产生于幽默创造主体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动态关联中。言语幽默的模糊性并非都是主体有意识的主观努力所促成，这种模糊性的产生中无意识起主导作用。孙增涛认为，“凡是为社会文化和常规理性范围所容许的范畴均处于意识的空间内，而主体的心理能量中更多的是那些不被认可的成分，它们统统处于无意识这个空间内动态地互动。而一旦这种空间内能量的不平衡遭到打破，即体现为无意识中的能量成分向意识的转化过程”（孙增涛 2012：44）。因为认知主体对于话语的理解倾向于认为其处于合理性和最优性之间的状态，当受话者对模糊的幽默话语付出认知努力时，就会找到认知语境与话语意义的相应最佳关联，解读出发话者的交际意图，并在自我层面上获到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效地把无意识所聚集的情绪力量向有意识转化，意识到幽默的非对抗性，最终通过微笑或者大笑等得到宣泄，缓和人际矛盾，增强人际关系。

在认知心理层面上，受话者对模糊话语的推理体现在他的理性与非理性思维的动态关联中，尤其当受话者的非理性思维占主导地位时，言语幽默的语用模糊对受话者的作用更加得到凸显。

受话者对幽默模糊言语的推理不仅仅依靠理性逻辑，还依靠包含感性逻辑的二重复合逻辑，这种二重复合逻辑中既包含理性思维，也包含感性思维，是对理性逻辑的超越。而幽默言语逻辑对理性逻辑超越的主要表现，就是理性逻辑和感性逻辑的“错位”，也即发话者表达的字面意思和受话者运用自己感性思维理解的意思之间的“错位”，这体现在语言层面就是“模糊”。

基于关联理论，人的认知具有寻求最大关联的特点。因此，面对言语幽默的“模糊”，由于受话者对于话语的理解倾向于合理性和最优性之间的状态，就会对二重复合逻辑进行“复位”。虽然在“复位”过程中，受话者对言语幽默的推理中会产生认知的不协调，但在言语幽默中，因为二重逻辑语言间肯定有概念的交叉，所以受话者会在基于理性逻辑推进自己认知的同时，也在相同的概念驱使下运用感性逻辑进行语言推理，这样就使得两种逻辑相辅相成，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变成一种从显现的失落到隐性的落实，帮助受话者在最佳关联的指导下，调和受话者的认知，推导出模糊话语中隐含的发话者的交际意图。

总而言之，尽管受话者在理性认知中意识到幽默的模糊话语违背常理，但是在情感上他又有心领神会的和谐之感，从而既理解了发话者幽默言语的交际意图，也淡化了与对方的矛盾和对抗，缓解了人际关系，对言语的沟通可以说非常有利。

4 结束语

日常生活中,人们运用语言的模糊性来创造幽默,很多笑话都基于关联原则和言语模糊而创作的。无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情景喜剧、小品等,还是自然的幽默交际行为,模糊表达是幽默发话者传递交际意图的基本手段,而语用模糊推理则是幽默受话者理解交际意图的基本过程,而且这种推理究其根本,是源于受话者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的动态关联,即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的反差,是幽默认知主体基本的心理认知运作机制。因此,关联理论对言语幽默模糊性有很强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 [1]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i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95.
- [2]陈春华. 会话幽默的语用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1999(1).
- [3]李 源. 幽默的语用功能及行为分析[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2(5).
- [4]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 [5]孙增涛. 幽默的心理意义及其符号学机制[D]. 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6]王荣荣. 关联理论解读《生活大爆炸》中的言语幽默[J]. 海外英语, 2018(16).
- [7]吴 勇. 幽默话语的模糊理论阐释[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2).
- [8]熊学亮. 认知语境的语用可及程度分析[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9(6).
- [9]尤 宇. 关联理论视角下《唐顿庄园》中的英语幽默话语分析[J]. 海外英语, 2018(17).
- [10]俞东明. 语法歧义和语用模糊对比研究[J]. 外国语, 1997(6).

An Analysis of Verbal Humor Ambiguity Based on Relevance Theory

Xue Zhen-dong

(Center of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Humor is an outgrowth of the speaker's psychology. One of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verbal humor is ambiguity. Based on the relevance theory from the cognitive-pragma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is conveyed and interpreted by both parties through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explicit and the ambiguous,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explanation of the ambiguity of verbal humor.

Keywords: relevance theory; verbal humor; ambiguity

作者简介: 薛镇东(1996—), 男, 山西忻州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22-11-22

[责任编辑: 惠秀梅]